

李鴻球主編

世界集刊

當代人物志

陸丹林著

李鴻球題



陸丹林著

當代人物志

岑成春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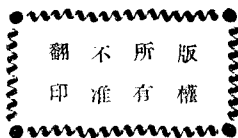
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出版

世界當代人物志

定價國幣一元八角

外加運費匯費



編著者	陸丹林
主編者	李鴻球
發行人	李煜瀛
出版者	世界書局
發行所	世界書局

當代人物志序

十多年來，我除了固定的工作之外，公餘好研討近百年的史事。近代人物的生平行誼，是史料構成的要素；因之，對於近代人物，不得不特別的注意了。

曾經有好幾次和研究歷史的文友相談，感到上古史、中古史等史事，多有懷疑。因為其中不盡不實的資料實在太多了。即如近代史，時期本來和目前相距不遠；但是實際的一一考據起來，顛倒是非的寫述，相信也不少。尋根探緒，原因非常複雜。只就近年坊間所出版的關於黨史一類的書來說，根據我們研究的結果，已經發覺其中錯誤百出了。國民黨前身的興中會成立至今，只有五十三年的歷史，身歷其事的人，現在還有不少的健在，而各方所寫述的史事，尙且有許多的錯誤，其他較早較古或較複雜的史事，他的實際性怎樣，也可以推想了。因此，我之所寫史事，立着一個原則，即：「寧抱憾於遺珠，毋貽譏於亂玉。」換一句說，就是因為材料的關係，寧可寫述稍簡略，或者不能夠詳盡，但是決不肯牽引些道聽塗說甚至虛偽的故事進去，這是可以相信的。

古人說：「鑑往知來，」歷史是未來的一面鏡子。我們從各人的治學經過，生活行為和他的詩文語

錄，多可以做對於某一個人認識的根據，利用他們實際的知識與經驗，從現實的社會事業中對照，等於一面鏡子。

這本小冊子的內容，有些是偏重某一個人的一方面而非全貌的，有些是合寫兩個人的關係，反映各個人的特性，有些是綜合各家的記述而考證他的得失異同。寫法各別，文體自然也不一律了。

其中所寫述的，十之八是作者的朋友，大家時有往來，他們的生活逸事，知道很多，寫來似更來得清楚親切。絕非用耳代目，甚至憑空渲染些事跡來聳人聽聞的所能比擬。

各篇文稿，并非成於一時，所述各人，用名用號，或者名號併用，沒有一定，而且一律沒有加以稱呼。這是因着行文之便，并無其他原因。

本書是先印行的第一冊，以後有機會的時候，準備陸續的整理原有的文稿出版，希望文友們多多的指示。

末了，書中所寫述的，倘有錯誤之處，希望讀者們指教，使得再版的時候改正，這是我所衷心的企望的。

陸丹林 卅六年八月二十，上海。

當代人物志目次

康有爲與李提摩太	一
吳佩孚與楊圻	七
林語堂與周樹人	二二
詩壇耆宿陳三立	二六
標榜文治徐世昌	二九
苦學成名馬君武	四一
敢作敢爲徐謙	四六
落華生許地山	五二
老子軍創組人張一麀	五七

詩言志的葉恭綽·····	六二
全能畫家張大千·····	六七
雕刻家劉開渠·····	七二
開路先鋒趙祖康·····	七六
六不將軍陳孝威·····	七八
婦女運動先鋒張竹君·····	八三

當代人物志

三水陸丹林著

康有爲與李提摩太

康有爲們的戊戌政變，從發動而至失敗，其中關鍵，英國人基督教傳教士李提摩太實有直接的關聯。一般人的評論，此役多以爲只是康有爲、梁啟超及康廣仁、譚嗣同、劉光第、楊深秀、楊銳、林旭等人而已（雖然尚有一部分的人同受株連），其實康等這次的動機，是受了李提摩太的言論所影響的。梁啟超敘述康有爲的生平有說：「嘗以其間道出香港、上海，見西人殖民地政治之完整，屬地如此，本國之更進可知。因思其所以致此者，必有道德學問以爲之本原，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。」等語。所謂西教會者，是指英美基督教士在上海所辦的文字佈道機構的廣學會而說。

李提摩太主持廣學會，是在一八九一年開始，除了繼續編印萬國公報等之外，譯著了許多新書，如救世教益、泰西新史攬要、自西徂東、興學新法、中東戰紀本末、救華卮言、醒華博議、邦交提要、興華新義、理財節略、保華全書、新政策、富民策、富國真理、足民策、廣學興國策等數十種，均針對中國當時需要，而應該從速改革政治，纔能夠富國裕民，和世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。

康梁們自號維新派，對於推行新政的結果如何，暫時不去研討他。可是他們對於外國語文，完全不懂，他們所得的世界知識，全由閱讀製造局和廣學會所譯著的圖書而來，因之他們得了新知識，著書立說條陳（鼓吹）新政。他們的政治

思想，即維新政治，受了廣學會所譯著的影響極大。康於一八九五年（光緒二十一年）在北京和李提摩太晤面，大家暢談改革中國政治。關於維新運動，李氏提供意見很多。維新派組織強學會，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天津、武昌等地也有分會成立，李氏助之力不少。強學會所辦的「中外公報」，多轉載廣學會新出版的圖書文字。強學會爲着宣傳新政，搜集時論，編印「時事彙刊」，內中所收的論文，梁啓超有四十多篇，康有爲有三十八篇，李提摩太有三十一篇。有一天，李氏在北京，想請一位華文書記，梁啓超竟自告奮勇去擔任。載湉（光緒帝）召見康有爲，命康將所著的書盡數呈進。康把日本明治變法考，俄大彼得變政致強考，突厥守舊削弱記，波蘭分滅記，法國革命記等當代外國史事，其中資料，多是從廣學會出版的書，擷取材料，撰述而成的。從這些事實來看，李提摩太的言論著作，對於康梁們的直接影響，也可知了。

原來廣學會所主張標示的宗旨是：譯著宗教、科學、政治及各種有益圖書，開通人民知識，改良中國社會，溝通中西感情，灌輸歐美文化。當着維新運動正在蓬勃澎湃的時期，有一次，翁同龢邀請李氏會面，請李陳述改良中國的政見。李就提出中國急需的改革有七大要端，要是能夠推行，可收維新實效：一、朝廷當聘兩位西人爲顧問。二、設議政部，滿漢人員四位，另聘四位西人，熟於政治學識者爲陪員。三、幣制改革，有確實金位，不濫發紙幣，免使經濟破產。四、築路開礦，舉辦實業。五、改良教育，多設各級大中學堂，仿行西法。六、擴充新聞報紙，以廣民智。聘西人輔助華人爲主撰。七、整頓海軍陸軍，使收實用，可以平內亂而禦外侮。李氏這些政見，都和維新派有互相呼應的。載湉和孫家鼐讀了李著的泰西新史攬要，想着聘李出任同文館總理。

上海的開辦新式女學堂，除了教會所辦的之外，國人自己辦辦的要算一八九七年（光緒廿三年）經元善所創設的女學是最早的了。李氏的太太充任監學，等到後來戊戌政變，那拉氏再度垂簾聽政，上海各界聯名反對那拉氏太后的所爲，是由上海電報局長經元善領銜，竟遭清曾下令拿辦。經夫人便將女學託交李太太管理，避免被清廷封閉。經氏夫妻

倆即逃到澳門香港去暫避。

在政變之前的夏間，康曾數次和李商討改革清政，大家互助合作，并薦李充任清帝顧問。到了八月，保國會催促李氏晉京就職。本定在九月二十三日（陽曆）引見李氏就顧問職，怎知還沒有到期，滔天大禍，突然洶湧，政變事件發生，整個局面，完全改變。跟着維新派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革職的革職。薛慶一響，維新政治，變了守舊弄權，成了中國歷史上政治轉變的一幕。事後，李氏對於這次維新派的失敗，改革沒有成功，是因為一般人失於激烈，過於急進。他曾勸告從事改革政治運動的人，須用和緩方法開導守舊派，并啓迪皇太后，而後纔可以成功的。他又論列戊戌政變的事，寫信寄給住在香港的一位中國朋友說：

「論現在救中國的問題，我是盡力所能，但滿人仍喜黑暗，阻擋光的照亮。也不肯聘請實心愛中國的西人，作他們的助手。再是：有些中國大僚，過於守舊，還印刷書籍，造謠毀謗西來的善士。而他們心中所期望的西學西法，是海陸軍的戰術，鎗砲的製造。想用西法，敵抗西人，時有排外的思想，要把外人逐出中國。若是抱存這種相爭不和的野心，所以上帝不願將保民的權柄，常交託在他們手中。因為這種思想，實是破壞中國的思想。無論是中國，是列國，若不維持和平，想用武力強權，為政治根本，未有不失敗者。但願中國在改革時期，要和睦人民，不外常常講求如何和睦，中外以誠實相交。這樣，那一切幸福，必然相因繼續的而來了。凡係當國的，若以利益為先，公義為後，不問你的國如何大，如何強，沒有能恆久不敗的。」

從李的這番話看來，絃外之音，非常宛轉的慨乎言之，李氏不滿於清會和官僚的守舊頑固劣根性，已見一斑。

梁啟超的「變法新議」第三節「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」有說：

「恫乎英士李提摩太之言也。曰：西官之為中國謀者，實以保護本國之權利耳。余於光緒十年回英，默念華人博習西學之期，必已不遠。因擬謁見英法德等國學部大臣，請示振興新學之道，以儲異日傳播中華之用。迨至某國（丹按：這次李

氏固英，曾順到法德兩國，此似是指遊德而說。投刺晉謁其學部大臣，叩問某校新規，并請給一文憑（護照），俾遊遍全國大書院（大學）。大臣因問余考察新學之意，余實對曰：欲以傳諸大中華也。語未竟，大臣艷然變色曰：汝教華人盡明西學，其如我國何？其如我與各國何？文憑遂不可得。

這是反映維新運動與李氏的宣傳，都有密切聯繫。

戊戌政變失敗，北京市上發生流血慘劇，即謂「六君子」殉難。康有爲事先得了載灃的密旨，倉皇的祕密出京。康乘輪南下到達吳淞轉香港以後，即連續寫了四封信寄給李氏，追述這次事變失敗的癥結及經過真相，并託李氏在京就近代爲收拾殉難志士的遺骸。摘錄第一封信，以見一斑。

康有爲致李提摩太函 李提摩太先生閣下：四日一別，並言敵國宮廷之變。僕是日受皇上密詔，令設法求救，而貴公使不在，事無及矣。五日，即有大變，致我聖明英武力變新法之皇上被廢，並聞旋即弑矣。嗚呼痛哉！僞臨朝太后，淫昏貪毒，守舊愚蔽，乃敢篡位幽弑，自稱訓政。夫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，安有臨政二十四年天子，英明變法如此，而待訓政者哉？我國經義，帝者以嫡母爲母，不以庶母爲母。僞太后在同治，則爲生母，在今上則爲先帝一遺妾耳。豈可以一淫昏之宮妾，而廢聖明之天子哉？淫后毒死我顯后，酖死我毅后，憂怒而死我穆宗，今又廢弑我皇上，真神人所共憤，天地所不容者也。向來阻抑新政，及鐵路三千萬，海軍三千萬，皆提爲修頤和園，昭信股票，得全性命，俾傳密詔。伏乞轉求貴公使電達貴政府，主持正義，保敵國之憂，亦地球大局所關也。僕身經十死，荷蒙貴國保護，得全性命，俾傳密詔。伏乞轉求貴公使電達貴政府，主持正義，保我皇上聖躬，全我皇上權力，施我大德，感且不朽。我皇上必將有格外圖報，以扶亞東大局，抑貴國實利賴焉。謹爲我在貴公使前謝保護之德，謹代我大皇帝求救，惟垂哀察。名另具。

戊戌後二十六年，康有爲題跋「戊戌與李提摩太書」有說：「……李提摩太君，英教士之仁者也，與吾交久，吾薦之上，

將令在懋勤殿行走，以政變未成。李君以電救吾於總領事白利南。白君未之言。白總領既救我，相見於兵艦……及甲寅歸國來滬，李君開會歡迎，吾演說大同……」亡友程伯霞（清）收藏康給李的信，對於李之營救康出險經過，更有詳細的敘述，如云：「光緒丁戊之間，余佐英人李提摩太君辦上海廣學會。七月二十四日，李君與余航海北行，月杪至京，寓英公使署，適英使避暑外出。翌晨，乃遷至米市施醫院。八月三日午後，康先生來言，新政施行甚難，吾頃奉諭旨，辦上海官報，明日將南下矣。吾欲乞友邦進忠告，而貴邦公使又不在京，至可惜也。李曰：「竟不能調和兩宮乎？」康曰：「上行新政，盈廷謬謬，諸臣恐被罷黜，哭訴太后。太后信之，致橫生阻力，夫復調和之可言。」六日午後，梁啓超偕徐君仁鏡來，兩人抱頭而哭。李曰：「哭胡爲者！」宜速謀補救之策。余曰：「究竟現在情形若何？」梁曰：「垂簾之詔已頒，有廷寄與沿江海督撫，務獲康先生而甘心焉。譚復生等亦已不入內，無所謂新政矣。倉皇間拭淚而別。忽容純甫（閩）來函，言政府縱騎四出，梁氏甚危，能爲之地否？」李曰：「梁固知趨避者，毋煩余爲畫策也。作答書竟，負手倚門立，有頃，以淡巴菰一枝貼余，而自吸其一，與余對面坐於短榻上，謂余曰：「西人之視國者，皆言貴邦政治已入正軌，循序以進，不難富且強，不圖有此挫折。余曰：「全國風氣不開，諸頑固黨羣附太后，欲革新政治，豈易易者。雖然，康先生恐不免矣。」李曰：「在海船中，當無恙，到上海，則甚危險矣。」余曰：「上海貴邦總領事白理南君，非吾廣學會會長乎？」李曰：「然，但能否盡力，不可知耳。」余曰：「萬國皆保護政治犯，先生盍發一電以救之。」李不語，久之，曰：「電可發，恐無補耳，且不知所附何船。若在華法界登陸，則敗矣。」余曰：「亦惟盡心焉耳已。」李領首者再，凡數易稿，乃授余曰：「知此事者，惟吾兩人，宜深祕之。」余雖無憚於貴邦政府，惟在貴邦多交際，則亦不得不爾。余且諾，且攜稿外出發電而回。英領事白君得電，請示於倫敦政府。英首相沙士勃雷，俟覆電允許，乃派工部局員漢蘭德乘兵艦至吳淞，得康先生於重慶輪船，乘風破浪，直抵香港，是爲康先生出險之始……」

這兩段話，真是珍貴史料，李與康梁們的維新派的密切往來事實，赤裸裸表露了。

後來，李氏因年老由華回英休養，第一次歐戰結束，梁啓超游英，舍館剛定，謝絕一切酬應，即往拜訪李氏。梁對人說，『到英後，有多人邀請宴會演說，但我先訪李老博士的寓所，想來早會。因博士爲吾人維新運動的一位良導師也。』由此看來，李提摩太與康梁們的戊戌政變關係怎樣，更可瞭然了。

李提摩太，一八四五年，生於英國南威爾斯省法爾的布里尼村。畢業哈弗瀉西浸禮會的神學院。一八七零年到上海，歷在山東、山西、北京等地傳教。其在華工作較有成績的，一爲主持廣學會的譯述工作，一爲辦理山西大學堂。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病歿於倫敦，享年七十四歲。

吳佩孚與楊圻

執起筆來，想略寫楊雲史的生平，便聯想到吳佩孚（字子玉）來，因為楊與吳二人有特別關係，於是就一同談談吧。我們評述吳氏，先要知道他的歷史，園田一龜的「新中國人物誌」裏對他的標題：「山東之第一武人——俊傑吳佩孚」。吳在失敗後，日人對他的軍功，已推崇備至，書中所敘事實，如云：

「吳佩孚在山東武人中，乃唯一之俊傑，以聲威煊赫，聞於天下之直隸派總帥也。毀譽褒貶，雖隨其勢力之消長而來，其爲中原之偉大人物，固未能否認也。山東之武人雖多，但真有武人之典範如彼者，初不多觀。王占元、靳雲鵬、張懷芝等，本係老前輩，但終不能與吳佩孚相比較。盧永祥、孫傳芳之徒，雖有多少酷似之點，仍不足同日而語。軍就彼於山東武人中，嶄然露其頭角之處，在現代中國之軍人界覓之，實無其匹。……吳佩孚本爲秀才，投筆從戎，入清末名將聶士成麾下；因義和團事件，聶氏故後，乃受段祺瑞之薰陶，學於保定武備學堂，時靳雲鵬、李成霖皆其教官。後充張敬堯之部下，意見不合，乃藉靳雲鵬之推薦，轉於曹錕部下任營長，時當曹錕之第三鎮在長春。辛亥革命，隨曹錕入關，破山西革命軍於娘子關。其後，守備京畿，駐防北京南苑。二年，陞第三師炮兵第三團團長。二次革命之際，沿京漢線南下，從事於湖南方面之攻略，駐防岳州。三年，經第三師副官長，進任第三師第六旅旅長，時曹錕爲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，從之。四年冬，唐繼堯、蔡鍔等，反對袁世凱之帝制，以雲南軍出四川，吳佩孚隨曹錕入川討伐。五年，袁死後，歸來駐防保定，曹錕爲直隸督軍時，進任第三師之代理師長，張勳擁護復辟之戰，以兵進北京，與段祺瑞軍取共同行動，當時有一無名之師長，乃吳佩孚之離伏時代也。彼之存在，得人確認，乃自民國七年夏，以第三師長，在張懷芝之下，任援粵副司令，

且爲直隸軍前敵總司令，出動於湖南方面爲始。其行軍時，連戰皆捷，恢復岳州、長沙，略衡陽而據之，與南軍對峙時，即其得意之初也。當時北方乃段祺瑞一派之天下，湖南督軍之位置，不與第一殊勳之吳佩孚，而任命張敬堯。因安徽派跋扈過甚，吳佩孚憤而與南軍妥協，放棄衡州，率兵北上，更與奉天派提攜，一舉而大破之。由此遂成以曹錕爲首領之直隸派之基礎。自此以後，直至第二次奉直戰爭止，據洛陽古都，策畫直隸軍閥之武力統一，先逐湖北之王占元，以心腹之蕭耀南代之，自任兩湖巡閱使，又兼直魯豫巡閱副使。十一月四日，藉名山東問題，反對奉天派卵翼下之梁士詒內閣，遂誘發奉直之戰，驅逐張作霖於關外。使孫傳芳、周蔭人攻取福建，援助楊森經營四川，而割據其一部，以大直隸主義而造成其黃金時代。

「曹錕登大總統之大位後，遂自任直魯豫巡閱使，爲直隸派實際上之主將。第二次奉直之戰，與奉天軍戰於山海關，自立陣頭，勇戰奮鬥，頗占優勢。但馮玉祥一派之反戈，斷絕後路，遂陷於全軍覆沒之悲境。結果，乃由天津浮海，溯長江而入湖北黃州。雖一度還至洛陽，不能安居，乃入雞公山，最後移岳州，度決川艦之水上生活者，一年有餘。十四年冬，與奉天軍提攜，乃由岳州出漢口，宣布討赤，就任討賊聯軍總司令，恢復河南，進兵直隸，驅逐馮玉祥系之國民軍於南口。十五年六月，與張作霖會於北京，大有重演鴻門宴之概。南口尚未陷落，而南方之蔣介石北伐軍，以破竹之勢，席捲湖南，而逼武漢。吳佩孚倉皇南下迎戰，但時機既逸，遂一敗塗地，不能復振，天地雖大，幾無彼立身之地矣。……」讀此，吳的發跡和他的人生所走的途徑，也可以得着一個輪廓了。

金梁的「瓜圃述異」，把吳與齊白石（璜）、賽金花（趙靈飛）列入「燕山三怪」，說：「故都人海，形形色色，無奇不有，而畸人異客，傳者尤多。近世風日下，高逸之士，已不可睹，僅流俗所稱三數人耳。述燕山三怪。」關於吳的有云：

「吳，蓬萊一秀才，初窮困，賣卜京師。京中多山東館，皆魯籍，重鄉誼，憐而衣食之，至今猶傳述吳將軍軼事，引以爲榮。吳

後遊遼瀋，依曹四，四長測量局。其兄曹三，以標統駐東省，一日發要電，囑四起草，四輒委之吳。稿上，三大贊之，用爲司書，食兵餉月數金耳。吳敢爲大言，遇事輒饒舌，三素稱能容人，喜其直。數年，擢爲軍佐，嘗忤其營長，怒而言諸三，請正法。三竟拔吳代其職。吳大感激，遂以身許三，永勿負。及丁巳復辟，三擬電賀，以稿示吳。吳適大醉，漫置之，竟失去。三索稿，無以應，輒含糊答曰：『事將敗矣，何賀爲？』乃竟事敗。三驚異以爲料事如神，信任愈專，軍事遂一切委之矣。三既正位，左右多媚佞，吳嘗欲入清君側，謂將烹免宴客，自喻如姜維之請斬黃皓也。直奉之戰，吳將大舉出關，連車運軍械，鐵軌擁塞，數日不能直達，軍皆苦飢，而吳豪飲如故，謂指顧搗黃龍耳。不意爲人所乘，竟覆全軍，又自喻如昭烈之連營遇火也。吳每值大挫折，輒談笑自若，從不灰心，常言拿破倫字典無難字，我一生無悔字，其倔強故自可喜也。惜自負過甚，不免信口而談，實累盛名云。」

文裏所說曹四，是指曹銳；曹三，則指曹錕。至說吳的從軍，與「新中國人物誌」略有不同。「烹免宴客」，免是指曹錕。變人李彥青之流而說。「近代名人軼聞」也有述到吳的軼事，摘錄三則如下：

「吳佩孚幼時，其母呼之曰『阿虎』。居蓬萊本籍，時科舉未廢，垂髫入塾，吟哦旦夕，師固一村學究也。吳性頑皮，不喜句讀。塾在東村，往還六七里，苦師之督責綦嚴，乃時匿於荒岡下，偕隣兒若干人，拋磚爲戲，師屢微之，仍不改其行。告其母，母泣，訓之靡效。斯夕，不進食，吳詢知其故，哭誓悔之。母迺令其妹伴往，始稍聞讀。一日，師書一虎字，曰『此汝名也』。且解之，虎伏山，毛作斑黃色。越日，詰之，吳瞠目不能答。再問之，曰『是我名也』。言次，躊躇不知音義。師怒，施以夏楚，吳哭而歸。母慰之曰：『虎字，虎能撲人，汝切記之。』其後師又詰之，吳沈思有頃，忽作撲狀，投師仆於地，卒以此退學。吳以是忿愧交併，每大言曰：『我終不負虎字也！』其後吳與虎威爲緣，而荏犴萬千，一如猛虎出山，生氣虎虎，信有佳識也。」

「子玉在職時，見客輒談笑揮霍，旁若無人，凡部屬進見，多恭聽議論，唯否無抗顏者，膽怯者至俯首不敢仰視，識者咸謂其驕。顧吳於此亦有佳處，每接見外人時，亦多以滑稽之論調相酬時，有嬉笑怒罵之風。駐洛陽時，有外商某，以皮革爲業，投刺求見，爲招徠軍裝之介。吳辭之不可，遂延見。坐定後，寒喧甫畢，革商乃爲歌功頌德詞，絮絮不已。吳忽詢之曰：『貴國以牛羊爲食，亦知貴國人所食之牛，從何處來乎？』革商瞠目不能對。吳笑曰：『君不知乎，蓋吾國昔有老子，騎青牛西出函谷關，直赴西方。貴國人所食之牛，卽老子青牛遺種也。』言畢，拊掌大笑。革商惘然辭出。吳笑謂其幕府曰：『昔李少荃（鴻章）常以接見外人爲消遣，吾今日特效之耳。』幕府某卽曰：『大帥可謂目無全牛矣。』吳得意而笑。

「第二次直奉戰後，子玉乘決川艦寄泊岳陽樓，兵柄雖除，物望猶存，會屆誕辰，各方代表藉名祝嘏，商吳就聯軍總帥之職。吳方入座宴客，適鄂督蕭耀南壽屏寄到，中有「蓬萊此去無多路」之句，蓋意存諷諫。吳掀髯微笑，卽席於原句下，綴以「從此蕭郎是路人」，電覆於蕭，針鋒相對，頗稱風趣。」

以上所引說的，都是吳在軍事上的陞遷和二三軼事而已。至吳晚年蟄伏北方的景情如何，關係他的一生名節更大。吳於民國廿八年十二月四日，在北平病逝，享年六十六歲，大公報香港版在六日的社評有說：

「近十年來，氏雖伏處北平，究未忘情國事，蓋其剛勁之性，自負之心，初不能盡祛其政治的野心。惟以向來治學駁雜而不純，好談迷信；又於現代政治，少所認識，是以雖居恆傲岸自負，而實際去現世甚遠，不足語於學者通人或政治領袖之列。」

這些話，確是批評極公允。吳的頭腦陳腐，不讀新書，對於有新思想的人才，也不肯羅致，尤其是他本人於現代政治經濟，全屬門外漢。而頻年作戰，無非是賣武亂紀，以爲靠用武力，本着一股熱氣，便可以統一全國，造成一二人的獨裁，英雄迷